

開放文學－科幻寓言－天祿閣外史

第一卷

○巡幸 天皇幸於蒼梧。楊秉諫曰：「臣聞聖辟不徹政而玩世，哲主不輕權而荒體，非有碩功駿烈銘諸人心，而可以觀諸侯也。昔禹治水壤，區畫萬國，以鎮民神，故巡狩諸侯，百姓若捧太陽之餘光，瞻候雲之潤氣。故臨九河而頌禹烈，躡會稽而懷禹功。夫先王之於巡狩，亦不得已，驅馳車駕，經越山川，祀之以歲月者，豈荒於遊觀哉！陛下龍飛，初躬勤於政，天下想太平之風。日食則赦，地震則省，此初政之勤是矣。安、順之朝，貴戚枯寵以實威福於天下，延及今日，海內愁困，相尋以兵。市無商賈，陛下則以為清淨之治。飢民號泣，陛下不悟其奸，而高拱無為，以聽其亂。又為巡幸之舉，駐■畢蒼梧，輕玩萬乘，涉不測之地，匱楚國之財，通姦臣之隙。而宮闈若壘，臣恐蒼梧之雲向陛下而增悲也！請聖駕還宮，以慰邦畿臣民之望！」天皇納其言。

是歲，京師三輔地震。

洎曰：「危言激論，可為諫君之法。」

○燕言

徵君游古息國，寄慨焉吟。有燕憩於枯榆而言曰：「息國無君，吾子奚為此游也！」徵君聞而怪之，乃叩曰：「汝燕也，何以能言？」對曰：「吾乃桓、靈之鬼也，是為幽、厲。炎炎之室，其將頽乎！汝其輔諸侯！」言畢而泣，遂飛於冀州之墟。

徵君語弟子曰：「其怪也若是，此亡國之象也，小子其識之哉！」乃以杯酒酌地而誓曰：「漢室不靖，奈蒼黔何！燕言息國■榆之柯，負君之靈，曰：『吾乃幽厲，炎炎者傾，汝其輔之！』憲也狷介，不敢以徵。天道悠悠，物有信然，其怪也耶其靈也耶若天假於言，靈假於物，憲敢不唯命竭股肱之力，以報所天！」

徵君既作息而歸，見郭泰立於庭。郭泰問曰：「子焉適而至暮也？」曰：「甫釣於汝水之濱，樂而忘歸，是以暮也。」曰：「然則子何為而有憂色耶？」曰：「不得魚則樂，得魚則憂。」曰：「子何以不得魚為樂乎？」曰：「甫亦樂魚之樂，而亦憂魚之憂也。不得則縱，得之則烹，魚樂於縱而憂於烹。今吾之憂，是魚得其餌而吾得其魚也，故憂。然則今之為士者，皆得餌之魚乎？」郭泰笑曰：「子其縱矣！窺子之意，將王室以為壑，諸侯以為池，洋然縱之而赴於壑，是子以王室為憂乎！」曰：「微子不吾知也，子且休矣！」乃取琴而歌。郭泰喟然曰：「子之琴於斯也，其箕子《麥秀》之歌而托諸琴乎！」遂合榻，移日而去。

○交情

李膺訪徵君於衡門，雪甚。道遇郭泰而問曰：「子得見叔度耶！」曰：「泰也以布衣交，安得不見！子以軒冕交，亦軒冕者謁之耳，安得見！」李膺有慚色，乃稅駕於野，與郭泰乘蹇驢而造焉。有樵者臨溪浣足而歌曰：「衡門之雪霏霏兮，有客■袍。寒溪澹澹而無聲兮，木落遠臯。」二子聞而淒然。

時童子候門，見二子來，振衣長嘯而入。徵君及階迎之，復見郭泰而喜，謂李膺曰：「甫久不見元禮也！」

李膺再拜而道曰：「膺以羈故，不能仰挹清范，戾也。久處僻壤，每聞令音，私自暢滌。往歲發使者，瀆以咫尺之書，穢以不腆之餽，亦惟是夢寐以相達也。子何辭吾以餽，而報吾以書乎！」

徵君答曰：「憲也聞之，貧者不報人以幣，故辭於使，猶報也。夫餽甫以幣，分君祿也。以君之祿而餽人，故亦以君之祿而完也。完祿而報書，均無得焉。憲之卜廬於斯也，春秋之期，有牲醪足以供祭；一日之餐，有蔬食足以為嘗。晝則杜門，有琴籍足以為娛；夜則寄臥，有蒲榻足以為安。豈復餘乎！夫受而不報，恥也。不能報而受之，亦恥也。故君臣以全義，兄弟以全愛，夫婦以全禮，朋友以全恥，古之道也。」

李膺曰：「膺也陋，不能測子之度，若漢室結難，雖整步之儒，咸效驅馳之勞；章句之士，咸奮鉛刀之力，而況子之偉乎！」

郭泰隱几而臥，徵君謂曰：「林宗已卜車於夢寐中。」泰應之曰：「聖軌賢轍，一行一藏。時哉，各努力也！」

是歲，梁冀作亂。

○兵法

有巨盜攻冥厄之關，一郡大恐。居民遁逃，而無所歸。賊有名司馬龍者，力敵三軍，勇冠百萬，懸千錢千百步之外，箭九發而九破，以此擅譽。時群盜將陷關，司馬龍曰：「吾聞郡有黃叔度，未可攻也。」乃結營於關外。

有司聞之，匍匐詣於徵君之廬，以綺輿迎之。徵君辭曰：「憲，汝南鄙人也。未嘗入簿書之室，游刑罰之庭，是以不諳國家大議。盍訪諸奉高乎！」有司詣曰：「徵君，王佐才也，何足辭讓！賤令不職，不能靖安土壤，使男女愁歎，父老奔走。群盜以殺掠為名，屯於冥厄，聞徵君之賢，故未敢驟攻，而勢已破矣。誓不往，是絕百姓以乘寇也，徵君奚安乎！」遂行。

徵君以綸巾玄服，乘輿至關下，謂諸將曰：「聞賊中有司馬龍，其人勇而能射，所向無不殘滅者。必誅之為利，若以計卻之，猶開道而放熊，終為人患。夫靖一郡而貽患於他，胡可忍也，且以動王室！故以計死之者安，以計御之者半。」有司及諸將謝曰：「民之福也，敢問計安所出。」徵君曰：「敵善射，則不可輕用其將。敵負勇，則不可輕用其卒。故兵法設機於虛實之間，是以決勝。夫敵之所謀者在內而不在外，吾之所謀者在外而不在內，此兵之所緣而虛實也。」諸將曰：「何謂謀在外而不在內。」徵君曰：「試之。」

乃令壯士百人執戟守關，以文武四臣攝之。諭以兵情，問道而出，遠近埋伏，騎卒游其間。令關吏登堠舉烽，關外鳥雀皆驚，使賊眾不疑伏兵在外。又令關下勿擊柝，示以懈禁。

徵君鼓琴帳中，司馬龍聞之，笑曰：「此必叔度作閒態也，吾知其弱矣！」遂急攻關門。賊眾曰：「關不擊柝而鼓琴，此詐也，內必有伏，且勿攻！」司馬龍曰：「吾聞黃君多謀，而默以《六經》為文，《六韜》為武。今吾眾臨關，彼優然鼓琴而戲敵，計誠詐也，且待其畔。」

徵君謂諸將曰：「賊中矣，擒之何有！」復令壯士舉烽火，後隊伏兵亦舉火應之，大呼曰：「救至！」賊眾駭，亦舉火以視。延燒空舍，火光燭雲。徵君令關內勿舉烽。煙氣昏慘，壯士守關者皆寂杳不喧，成列而不敢動。司馬龍曰：「救至而內不應，吾料伏兵疲矣，救必懼而不逼！」遂躍馬彎弓而前擊之。其後隊步卒且進且退，火遙不相接。欲勒馬而歸營，前隊伏兵鼓之而起。司馬龍橫戈馬前，向眾呼曰：「得火尚可戰也！」賊眾亂，步卒與騎馳其後而襲之。司馬龍失火不能戰，自刎而死。賊眾追及，見纓汚血中，哭曰：「司馬將軍死矣，吾輩何以生為！」皆自殺。一郡悉平。

徵君之是舉也，不傷一民，不匱一庫，而措汝南於枕席之上，可謂奇矣。君子曰：運籌帷幄，決勝千里，其叔度之謂乎！

○祝頌

天皇封徵君以慎陽之田，又以蒲輪玄■聘之。

徵君上表辭曰：「臣昧死言，向者<多乾><多八>之勞，奚補於社稷哉！以天皇之明，不察臣之菲劣，而聽左右之譽，賜臣以慎陽之田，寵臣以蒲輪，榮臣以玄■，竊以為禮遇之過也。昔者許由抗志於唐堯，務光執節於殷湯，二子者，亦遭際聖世而蒙隆禮殊錫之光，竟辭而不就，以窮困其身。天下不以堯湯為棄賢也，且有令名。臣賢非許由，智非務光，而有堯湯之遇，極寵錫之榮，以嘉菲臣！故草木落於待黃之秋，而衡門之蒿獨茂；塵礫沸於會風之候，而寒谷之雲不飛。亦以休風之宣暢，而聖情之凝鬱也。臣實惡焉，是以荷日月之餘輝，而流汗交襟，惕然而怖栗者，有以也。臣自揣不能從事於輔弼之列，而廁於吁■弗之廷矣。臣願天皇聖明，慎刑罰，躬節儉，禮儒臣，放佞人，以疏骨鯁忠言之路。容臣於草莽歌詠，鼓琴以揚仁風，擊壤以鳴聖澤，此臣之所以仰祝於天皇也。臣北面稽顙，彌增感激，待命草間，無所逃遁。謹上表以聞。」

天皇深允其奏，然卒不能用也。是歲，命丞相以下講《老子》於太清殿。匈奴寇雍、冀二州，南人叛。

○去惡

梁冀之誅，徵君謂袁閔曰：「甫聞去惡木者易，去惡根者難。」袁閔曰：「子何不效斧斤之力而去其根乎！」徵君曰：「問者國家多故，典刑蕩然。得意而遷善，雖忌忠而必賞；失意而淪怒，雖寵佞而必誅。薄賞厥忠，故厚誅之。薄誅厥佞，故厚賞之。異賞而同誅，殊勞而同辱，是賢、不肖淆也。夫淆不可以致士，淆則賢者難為清，不肖者難為濁，故賢者死於憂患，而不肖者死於安樂也。淆其臣，卒以自淆。淆主在上，則潔之在下，孰可致也！夫上林之材，非無惡木。清渭之流，非無濁波。有道之朝，非無佞臣，顧明王之馭耳。是以舜誅四凶，賢類顯焉。紂戮比乾，佞臣用焉。此皆不肖之主也。戮賢而近不肖，其過也■，猶可悔也。以賢，不肖而淆之，其過也辭，不可理也，故秦以淆而亡。慎到曰：『得馭者謂其馭，失馭者逸其驥。』其是之謂乎！」

韓洎曰：「梁氏既誅，單超、徐璜、左■、唐衡、具瑗等嗣亂其後，曹節、王甫之徒，惡浮於梁冀。五邪流行朝廷，而黨錮之難作。梁氏之誅，果何益於漢室哉！」

○機論

韓王見徵君。徵君方耕而歸，望韓王之軒，棄鋤而隱之。韓王返國。他日又見，親以幣將於庭，徵君乃就載以歸，謀甫王室之策。徵君是以不能辭於諸侯。

韓人有善奕者，以奕說徵君曰：「子知奕之道乎？」徵君曰：「不知也。」奕者曰：「吾與子奕之，可乎？」曰：「夫奕以機勝，以不機敗。吾不能機，何奕之為！」曰：「子惡機而不奕，不知子之機過於奕乎？」曰：「何為其然也！」曰：「奕之機，虛實是已。實而張之以虛，故能完其勢。虛而擊之以實，故能制其形。是機也，員而神，詭而變。故善奕者能出其機而不散，能藏其機而不貪，先機而後戰，是以勢完而難制。雖然，此特奕之道耳。若機之流於眾妙也，肆而淵乎！羲皇得之而畫其卦，神農得之而藝其耜，軒轅得之而奠其兵，助華得之而禪其器，夏禹得之在驅其澤，殷湯得之而陳其網，周武得之而奮其鉞，蒼頡得之而泄其文，女媧得之而煉其石，許由得之而洗其耳，儀狄得之而制其酒，造父得之而神其御，後羿得之而精其射，伊尹得之而負其鼎，公輸得之而雲其梯，寧戚得之而扣其角，伯牙得之而鼓其琴，老聃得之而守其谷，孔子得之而擊其磬。昔有抱甕者，惡桔槔之機而不用，然烏知抱甕之為機乎！由此觀之，天地萬物皆機也。機其運於應物之所，動於無形之源乎！今子之出也，將以仁義為機，而運諸侯於掌上，銘兆民於軌物，經之綸之，弛之張之，吹之噓之，若噫氣之雄風，而解駭乎萬竅。其機也如是，奕何有哉！夫聖人以仁義為機，賢者以禮信為機，謀士以術數為機，辯士以縱橫為機。此機者，皆利於諸侯而顯名者也。吾子其握聖人之機以游說諸侯，則漢室可舉矣。當今之時，得機者顯。得聖賢之機者，貴不可限。子翕而不張，亦何取於機也！盍奮而張之，噫仁義之氣，而解眾庶之鬱哉！」徵君曰：「吾將機乎！」

○形勢

徵君說韓王曰：「夫諸侯之國有為天下樞者，莫如韓。韓固戰國也，宛襜襟其東，大乘峙其南，武關互其西，成臯鎮其北，韓之形勢，足以■四面之敵，通諸侯之盟，而中臨天下。呼則諸侯應，招則諸侯來，若長江盤紆於中，而九派之流為之爭赴而下注也。以韓之壤地視諸侯之疆，孰廣焉韓之人民視諸侯之眾，孰勇焉以諸侯之譽望視賢王之聲，孰美焉是三者皆無出於王之右矣。自大禹創業於夏，申伯受封於周，楚子設險於方城，秦人用武於南陽，故韓之國實英雄致王定霸之壤也。漢興，凡南陽之勢，遠控乎西京，以為羽翼。新室翦漢，二雄割據，光武倚春陵而發跡，更始臨■育水而建號，皆韓之南陽也。

賢王承九葉之運，當天下之樞，昭之以令德，修之以文武，暢之以禮樂，可以會盟諸侯，而光濟王室。夫南陽，智士之所出也。賢王能折節下士，而選豪俊於南陽之眾，與之謀國而靖民，以顯其業，無使百里奚之事於秦，而范蠡之謀於越也。賢王據此而不圖，臣恐天下之形替矣。夫擁成臯之固以為金湯，彩析邑之鐵以為劍戟，登魯門之關以揮勁戈，過淮水之流以飲疲馬，臣固知賢王之無功也。夫王室之盈虛係於韓，王室之強弱係於韓，王室之安危係於韓。王若不修德，則王室必虛，必危，必弱；王若修德，則王室必盈，必強，必安，自然之勢也。賢王欲輔王室而不修德，是猶大舟之濟江河而焚其楫也，其不能濟亦明矣。此臣所以為賢王計也。臣布韋之士，蒙賢王二顧之殷，遇臣以不次之禮，是以披素露膽於賢王之前也。王其圖之！」

韓洎曰：「此篇乃徵君說諸侯王第一策。忠義之氣，激揚慨切，藹然於言外。其視戰國蘇秦、張儀之輩，真霄壤矣乎！」

○災異

桐柏山崩，淮水潰決，襄陽之民死者大半。韓王憂，命左右告於徵君曰：「桐柏，韓之臣鎮也。今崩，王室必有難，其若之何？」徵君不答。左右返見韓王曰：「臣以君之命告於黃徵君，傲而不應，是無禮於君也，請逐之！」韓王曰：「國有大咎而又逐士，寡人之戾益矣！是寡人不能恭，而使左右以寄命，能無傲乎！」遂命駕而見徵君。

徵君方鼓琴，韓王詣其館而謂曰：「叔度其涼哉！何不弔寡人而乃鼓琴以娛也！」徵君對曰：「臣聞之，國之修短吉凶卜於龜，士之兆卜於琴瑟。今臣之鼓琴也，始彈《白駒》，其聲戾以殺。繼而彈《關雎》，其聲婉以和。臣故得禮於賢主也。請問何憂？」韓王曰：「寡人不德，不能舉職於山川，遺戚王室，寡人是懼。敝邑三歲無稔，邑將為墟。今桐柏告崩，淮水潰決，以溺我人民，蕩我禾黍，傾我廬舍。寡人雖象不能施號於敝邑，亦先君所封也。寡人是以邀福敝邑之山川，而天賜之以禍，何以示民！茲賴徵君之明德，以麻寡人，幸毋棄也！」徵君曰：「有是乎哉憲也未之信也，請與王觀焉。」

遂涉淮而登桐柏。水溢於境者，方數百里。林不露巢，城不見堞。男女之屍，矯如巨魚，被發而浮於波瀾之莽。王歎曰：「自孔子觀呂梁以來，未有此水也！」徵君斂容而對曰：「彼猶得蹈水之術，今之蹈者，其無術乎！不然，何傷之多也！豈惟韓國之禍，王室其必有難乎！」

是歲，匈奴寇邊。黑霧三日如夜。君子曰：「幽厲之氣彰矣！」

○問兵

韓王問兵於徵君。徵君辭曰：「臣禮樂之士也，不能以軍旅對。」韓王曰：「寡人聞之，治世則用文，亂世則用武，用武之世，奚事禮樂哉！」徵君對曰：「夫君子修文德於用武之世，寓陽道也，故百姓和而易霸。修武德於用文之世，寓陰道也，故王室備而易隆。今以用武之世而不修文，則諸侯皆雄，鄰國無彊，何以樹伯王之功哉！若以武，雖強弱殊效，而百姓之殘均也。王何緩禮樂而急戎事乎！臣是以不敢對也。」

韓王曰：「昔齊桓陳師於召陵以聲楚，而遂建九合之績。秦王出兵於函谷以迎敵，而足收六鼎之形。孰非用武之明效哉！春秋戰國以迄於今，談兵者雲集，角武者■舉。上則折衝於帷幄，下則覆軍而殺將。當此之時，禮樂無有也。夫制敵者非揖讓之化，強國者非威儀之容，故禮樂不可治於用武之世也，明矣。徵君奚隱厥術而不以誨寡人歟是使寡人無奮也。」

徵君對曰：「禮，兵之紀也。樂，兵之精也。其紀如梯，其精如醴。故禮以制其容，樂以導其氣。列之以行伍，作之以金鼓，飾之以旌旗，明之以弓劍。節而後舉，利而後動，故能克敵而定戰。桓、文之兵味禮樂，而猶足以節制，是以霸其身，而天下調齊，晉能諸侯。若兼之禮樂而節制，奚翅乎霸！且賢王不聞有苗之格乎虞廷之舞，聞其乾羽矣，而未聞以其兵也。豈有苗之悍不若今之胡虜哉亦乾羽者乃有虞之所以為兵也。至春秋戰國之君，以百姓為蟻螻，以刀鋸為金帛，苟有匹夫高枕而寐者，天下皆以為樣。其殘也如此，臣願賢王之勿效也。」

韓王曰：「昔晉文之伯，不以兵車，而為諸侯之盟主，又納天子以示義，伐原以示信，大■以示禮，曹、衛、楚、宋，不勞而歸服，是晉文亦禮讓之主，而不贖於武，特未能樂焉。由此觀之，豈惟節制之師哉！」

徵君對曰：「召襄王於河陽者誰乎臣而召君，非義也。凌諸侯之盟，非信也。以此而號諸侯，非禮也。一舉而三非，《春秋》責之，若桓公，其庶乎！以韓之疆，以賢王之風馭之，伯不足圖也。乘是時而懈禮樂，雖用力十年，臣固知王之止乾伯而已矣，且

以後於晉文。夫晉文之伯，猶節制而當之以權也。今賢王之權在天皇，於王何有！若淵默而修德，則賢王之權歸矣。」

韓王曰：「善。」

○寵幸

韓王有玉壺紫英二姬，寵冠千宮。二姬聞徵君之賢也，求韓王聘之。

徵君見韓王於黃翼之樓，二姬隱於雕屏，窺而巧笑。徵君謂韓王曰：「隱屏者誰歟？」韓王曰：「此寡人寵姬也，慕徵君之名，故隱屏而窺耳。」徵君曰：「笑臣者誰與？」韓王曰：「即隱屏之姬也。」徵君作色而對曰：「臣雖猥士，不能笑諸侯，而乃為二姬笑，臣何以賓於王乎！」韓王曰：「徵君何固之甚也，寡人之愚妾不以一笑而辱徵君。夫笑，妾婦之庸態也。徵君以妾歸之庸態而罪寡人之姬，何弗裕也。」徵君默。

韓王乃命二姬出見徵君，二姬又隱袖而笑。徵君曰：「夫以王之二姬，猶能辱憲，況諸侯乎臣敢辭矣。」二姬寤其意，乃向屏而泣。徵君曰：「二姬尚弱，是笑也，不以臣累，臣於其泣而見也。」韓王解容，置醴酒以宴之，命二姬奏樂於屏，五舉而樂不奏。韓王又命之，二姬對曰：「妾恐辱徵君也。樂之音重於笑，徵君之辱亦重於笑，是妾有笑罪，君不命妾之贖而又重之，妾以為徵君無所報於韓矣。」

徵君曰：「嗟乎！二姬之用智，臣不若也。王能馭之，則韓國必強，不然，王其荒乎，何以能國。」韓王曰：「寡人命二妾奏樂，以徵君無命，故懼而弗樂也，焉用智哉！」

徵君對曰：「昔者周幽王之姬曰褒姒，美面不笑。然國之危也，卒由於笑，故諸侯之不可笑猶士也。今二姬之笑，有褒姒之所不為者，而反無周之危，故笑而知其侮，泣而知其弱，辭樂而知其智。」韓王曰：「寡人命之樂而罰之所達且，何智之敢用也。」於是玉壺況瑟，紫英彈箜篌，以觴奉徵君，酒激於地。徵君曰：「臣不敢飲。」韓王曰：「何以不敢？」曰：「以賢王之尊，不能使二姬觴，反代二姬以觴臣，何王之自卑而崇寵也，臣故不飲。」韓王曰：「寡人命二姬觴，徵君疑而不飲，寡人是以觴之，意者寡人取二姬之觴，徵君又疑耶。取觴而飲，寡人亦唯是解疑於徵君耳，豈崇寵而自卑乎寡人得二姬，實美而貞淑，又飾之以音。寡人是密非以偕樂也，而徵君疑之，且以難使二姬對寡人，是徵君之損過矣。」

徵君辟席而對曰：「噫，王之二姬，臣實不知其美也。臣之所美與王不類，有名曰『仁』，狀若慶雲，容若幽蘭，藕若陽春。使之輔諸侯，則百姓懷之而頌，音作九夷，八蠻皆來朝。有名曰義，狀若凜霜，容若青鬆，厲若秋宇，使之輔諸侯，則禁淫慝，誅暴亂，使盜跖可化為伯夷。此二姬者，臣之所美也。若王之姬，朝不過絲竹之奉，夜不過枕席之安，弛庶政，棄百姓，禍是以亡國。故珠玉為塵，錦練為灰，綺幕鏤牀棲於浮雲，寶瑟空篋寂於煙露，富貴之樂於王，何有哉！王不寵仁義而昵冶容，臣竊以為賢王之蠱也。」韓王有慚色。徵君辭酒下階而出，韓王送於宮門，顧左右曰：「寡人今日得聞仁義之美也。」二姬怨而讒之。

○智論

徵君憂二姬之讒，復說韓王曰：「夫尺蠖蟄蛸同出於陽，而不為尺蠖之鳴；黃雀青蜓同翔於空，而不為黃雀之舉；鯤魚虺蛇同潛於水，而不為鯤魚之化。若此者，豈限於物力哉氣使然也。故蟄蛸之安於默，蜻蜒之限于飛，虺蛇之困於游者，彼亦烏知。尺蠖之鳴，黃雀之舉，而鯤魚之化也，唯不知，故以類群而不毒。是萬物之淑慝，皆以無所知而能相安也。使其有所知則必慕，慕則必傾焉。惟人靈覺於物，故無大愚亦無大智，無大智故有知而不慕，有慕而不傾，有傾而不殆，有殆而不窮。窮則必復，若玄王素王之於凡庶。惟無所大知，是以賤而莫知其所以貴，貧而莫知其所以富，陋而莫知其所以揚，勞而莫知其所以逸，困而莫知其所以亨。變化若神，動靜若運，凡庶惟君處，囂囂然以之爾矣。昔傲、象之於重華也，無大智，故得以靖而不夷；虎、兕之於仲尼也，無大智，故得以康而不隕；項籍之於高祖也，無大智，故得以興而不復。雖德與智合，以光耀於天下而銘偉功，亦命使之然也，豈惟玄王素王之異於凡庶哉。今有愚夫，老於田野，與子孫守十金之產，而盜賊不攘其室者，亦盜賊無大智也。況於受命之主乎！」

今賢王居必伯之國，受世昌之封，膏腴之沃壤七百餘里，雖周之申伯鄧侯未有若賢王之隆也。夫南陽雖封於先王，而實天之所賜，賢王欲乘而興之甚易也。以賢王之明，而失可伯之時，是使齊桓晉文笑於前，秦孝公齊威王議於後，無乃棄天之賜而削先王之封乎。願王恭禮天下之士，以結其心；遠內嬖之讒，以清其志，則天下士必奮然樂為之用，而賢王之名尊矣。此鄙臣所以婉奕而長歎也。王其熟慮焉。」韓王曰：「善。」

○讒說

二姬以計去徵君，讒於韓王曰：「妾聞諸侯皆寧，則不可畜士以養鬻；百姓皆瞻，則不可逞志以求危。今王室無東遷之弱，藩籬無犬吠之傲，君何慮之過也。以君之賢，而安享大國，天皇之寵賜，日盈於君身，雖河間東平之寵，不能加於君也。君之倉廩，蓄以百萬；宮室之麗，積以蜀青；玩好之器，來自絕國；鐘鼓簫瑟之聲，畢陳於前，妾得侍於君之掌下，以供娛樂，是諸侯之安富尊榮，亦莫有加於君者也。君享千歲之祿，而為終身之樂，以昌後胤，不亦善乎。今游說之士，不顧君之後胤而取耀於目前，非忠也。不憂王室之亂而勤王，以圖伯謀不測之功，非義也，而且不智，是以磨舌於諸侯以要顯，譽釣空業而為賢；進而若惛，退而若憂，得齊之情而泄於楚，得楚之計而通於秦。在路則御者爭之而不恥，在國則順者揖之而不顧。吐譚縱橫，乍喜乍怒，似蘇秦蔡澤之詭行也。以妾料之，不過假諸侯之顏色而求創於四方，豈能益人之國家哉，君速布令於國中，以屏游士之跡，且無潛於鄰壤，是絕鬻也。遂說而絕鬻，則君與妾均是福也。幸無忽壽。」

韓王曰：「子素不昵，故說士不游於國。向者徵君謁子而諷以汝二姬，故汝不忘疇昔之泣，而加惡耶。夫徵君非口舌之士也，其德足以馨於天子，其才足以賓於諸侯，其志足以瀾於百姓，其謀足以安於社稷，不可惡也。予共亮於是，汝二姬毋佞。」

明年，韓王游雲夢之山，與徵君同車。二姬怨王，作別鸞之歌，歌曰：「雙鸞游兮紫庭，朝兮春陽。鳳舉兮雲夢，悵寂寞兮哀鳴。」歌竟，遂縊於宮樹而死。

○愛憎

韓王與徵君游雲夢之山，將游鹿台，韓王聞二姬死，謂徵君曰：「咨乃命左右旋駕。」徵君因問韓王曰：「王之歸為二姬乎，不然何返駕而罷鹿台之游也。王若歸則二姬生矣，臣不能從王以歸，而待王於鹿台，可乎？」韓王流涕而道曰：「寡人不敢匿所愛也，寡人處宮，二姬不疏於側，宴則忘酣，臥則忘夢，是二姬之事寡人，若影之附於形色。今寡人之出不謀，二姬以寡人是對，遂哀歌而死，是寡人皆行陰雪中而不覺形影之離也。」徵君對曰：王為雲夢之游也，何不捨臣而攜二姬乎臣以為王之忍也。」韓王曰：「寡人辟暑乎豐山，二姬進清冷之泉；寡人游丹水之上，二姬進丹魚；寡人泛於伊洛，二姬進魴鯉；寡人田於狼臯，二姬時雉羹，是寡人與二姬亦嘗為此樂也。今云夢之游，寡人以徵君在，二姬不得侍。二姬死，寡人雖有畫眉之妾五七，卷髻之女二八，亦無以為也。」

徵君對曰：「王以二姬之死，猶鬱而戚，而繼之以涕。今有賢者，為飯牛之歌，而不得君，死於國門之內，王聞其士之死，亦戚然而垂涕乎？」韓王曰：「然。」徵君曰：「使王之游，既無從士，又無寵姬，王荒而弗返。士與姬怨，姬死於宮，士死於境，王聞之，將憂士乎，抑憂姬乎！」韓王曰：「士與姬皆寡人之腹心也，其生也偕樂，其死也偕戚，寡人奚擇焉！」

徵君曰：「夫從事於王者，內則姬焉，外則士焉，士必懼其讒，姬必憎其狃。由此觀之，王之左右，士與姬不能並也。王命駕而游，姬在，為士者憤而死之。苟達於王，王亦能以寵士之情訴於姬而垂涕乎王雖憂士之死，必不向素憎之姬而涕也。夫涕哀之跡也，小哀則戚，大哀則涕，不可偽也。王之於姬，臣以哀而知王之戚，以涕而知王之信，何王之寵士不如姬乎。臣今從游於雲夢之山，王以臣之故而舍姬，姬亦以臣之故而怨王，是二姬為臣而死也。不然，何王向臣而涕，有悔用臣之心，臣其危乎！」

韓王默然，良久而言曰：「寡人豈以二姬之死而遂謝天下士乎徵君其無疑寡人也。」遂游鹿台而還。

○論學

韓王好淮南之學，問於徵君曰：「淮南之學，其博於孔子乎？」徵君曰：「臣未之敢聞也。」韓王曰：「昔有東方之客曰無閭生，七歲而雋，讀書於無閭之岳，容若處女，東人皆以為玉龜也。寡人觀之，問以學，其言曰：『臣有淮南之學，而去其智則善矣。』是以寡人好之，夫無閭生學於無閭，必其以孔子為師也，而乃稱淮南之學，可謂不博於孔子乎？」徵君對曰：「無閭生即臣之弟子李玄也，今從臣於王之國。臣聞其以庖希之學孔子之道而宗之，若淮南則固蔑之矣。何取於博？」韓王軒然仰笑而墮冠曰：「徵君果以無閭生為弟子耶寡人親聘之以論古學。」徵君曰：「王雖得無閭生不能用也。」韓王於是益遇無閭生。無閭生謂韓王曰：「王何忘臣之言乎？」韓王曰：「何為其然也！」

無閭生曰：「昔者，王以淮南之事問臣，臣曰：『淮南，漢之宗室也。讀書三璧，文如貫虹，然卒以滅身而亡國。此非君臣之義不明也，由學博而貪生，智陋而昧時勢也。若淮南之學，博而約於哀，聘而歸於性，成章而潤於質，則令名昭揚而可以帝漢矣。不然，亦足以延子孫而光輔乎漢室，於今猶賴焉。此臣之昔日之論也，而王忘之，非所謂善用其言者也。昔有越人行舟而遇低梁，望之乃石樑也，溢於潮梁，不沒者三尺，舟不得進。越人鑿其梁，力竭而斃，頃之潮涸。後有涉梁者又待潮而不進，有漁者曰：『子何不逾梁而待潮乎？』若不逾梁而待，是使越人笑於梁，烏得為善用其舟乎今王用臣之言，而復為越人鑿梁之計，謂其賢於鴟夷，而忽漁者之論也。臣竊惑焉。」

韓王附驥歎曰：「善乎，子之諷也，寡人將委心於子矣。」無閭生曰：「臣師徵君，以二姬故，而王疏之，何也？」韓王曰：「寡人何敢疏徵君哉，二姬失亡實戚寡人。子事徵君，寡人亦不以子諒，又不能以子而諒徵君，故寡人三陳宴而徵君不享也。子幸教寡人，敢不勉矣。」

是歲，日食既，君子曰：「易明式微。」

○難進

徵君七日不見韓王，王謂左右曰：「徵君以二姬之故，七日不臨，何捐棄也？」左右告徵君，徵君答曰：「甫欲見王，竊恐王之心未解也。夫人之所交，其易合者必易絕，故孔子去衛。其難合者必不易絕，故寧戚曲乾乎齊。而後相難易在君，士因之而潔名，以保身焉爾矣。雖然，夫賢士行一志也，亦視其所向而為之舉。憂樂者，吾道之門也，故愛其士則不輕用其道，樂其士則不驟違其志。不輕用其道則士益尊，不驟違其志則士益忠。士益尊故寵有所不能移也，士益忠故讒有所不能聞也。甫見王之蠱於前而哀於後，是耗氣徇志之端也。耗氣而未絕者，必乍明而乍昏；徇志而未匱者，必乍強而乍弱。此之謂失經，失經則政事不平，刑罰不當，天下士豈復有樂為之用哉所以鼓琴七日，而杜跡於王之庭也。夫君子虛以照物，弘以納機，倜以出滯，公以應化，故能保其國家。今王之心度實有■尼焉。召而後見，特或舉二姬於心，況不召而往見，胡可暢也，得無惡乎！」

左右以其言復於韓王，王以牢享之。侍而問政，期月而韓國無冤民。有司廉，道不拾遺。楚人進羅氏之女倚風於王，王立為姬而寵之。

○妖孽

徵君游崆峒之山，見一老者祭一古塚，祝曰：「炎炎之室，其棟將頽，田為戰場，奸雄啼。」

徵君聞而怪之，命從者訊其故。時陰風南來，黃雲夕暝，二老號哭，遂化為鳩，飛於岩木之顛。

從者匍匐而告，曰：「此何異也？」徵君曰：「吾聞國將亡，聽於神。今二老之謠，非人之言也。又化而為鳩，其怪也甚矣。夫九陽之窮也，依鳥而為鳩。鳩有利口，是傾國之象也。由是觀之，王室其將亂乎今外戚盛而主柄移，羌虜獮而皇威伏，賦斂急而頌聲息，災異虐而德音乖。雲擾之禍釀於朝夕，可坐而待也。諸侯之賢者，及是時佈德而施惠，招賢而下士，分祿帛於無告之眾，以固懷其心，窺王室之動靜而陰鎮之。弱則單力而扶，危則倚名而舉，誅戮愛臣，翦滅污吏。攘外夷而固中原，盟諸侯而定雄業，此誠一時之策也。今以韓國之勢，乘而舉之，若飄雲之遇風，奔流之赴壑，孰能御之哉此二老所以號哭而寒心也。」言未卒，二鳩長鳴而逝。

徵君顧從者曰：「昔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，而知漢賴以興。餘聞謠於崆峒之二老，而知漢因以亡，小子其識之乎。」

○世子

韓王世子卒，徵君哀其賢而哭之。左權周岑曰：「子哭世子也，為其賢乎？」徵君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子之賓於韓，世子未有重焉，又弱而好音色，日與左右鬥雞走犬以為游狎之樂。此薄德也，子奚賢之。」曰：「韓王暑而求凍饌，世子以私財作冰室，取羹饌而藏之。既凍，乃進於王。韓王說，為之賦懷冰，美世子也。及世子卒，倚風去冰室而命築鏡妝之台，甫是以悲爾。」周岑曰：「子何不諫」曰：「玄也其在乎！玄也其在乎！」

○賢妃

韓王夢二姬與之游，王驚。倚風侍寢，而撫曰：「君寐弗寧，何謂也？」王曰：「吾方與玉壺紫英游於香團，臨翠華之池，二姬乘舟彩荷而墮，吾是以驚。嗟乎！二姬死矣，猶與夢寐何婉孌也。」

倚風出幃，秉燭而諫曰：「妾以為君之夢，商岩也。而君云云，是二姬既死猶不愛君，況其生乎妾亦臣僕也，不敢以色誤君，生不願為二姬佞，死不願為二姬游。君之明德，胡可障也妾今得倖於君，苟不自善，則天下亦必以妾之故而笑君，猶二姬也。妾聞二姬有固寵之過，有毀善之愆，而又有怨君之戾，以怨而死，何德焉今又蠱君於夢寐，妾以為君之思必深也。以是心而思士，其高宗乎妾味死瀆君，君其念之。」王笑曰：「吾有汝以佐內，徵君以佐外，夫奚憂乎？」

倚風曰：「妾聞《關雎》之詩，何義也？」王異之，曰：「汝聞殆及此乎吾聞徵君云：夫風始於《關雎》，基風化也。哀窈窕而不淫其色，思賢才而不傷乎善。以之風諸民而民化，以之和諸樂而樂隆，周之王業原始要終，罔非善也。是故《關雎》者，禮樂之原也。文王以懿睿之德，猶不自聖，惟后妃是求，以佐陽政。故正王宮而風天下，則文王之為也。吾誦《關雎》而思文王乎，事殷之心不渝於夫婦，而化洽中國，此所以為文王也。夫是之謂《關雎》。」倚風曰：「君奚不哀窈窕而思賢才乎？」王怒曰：「汝烏知吾之不哀而思也。」倚風頓足而言曰「二姬怨於君，而君哀之。其死也負於君，而君思之。妾是以謂君未能也。」王乃歎曰：「吾不谷，天賜以諍姬，是吾福也。」遂置酒作樂，命左右歌《關雎》之章，■■堂下，韓王與倚風撫瑟而和之。

王謂左右曰：「寡人無句踐之恥，而竊有志焉。」乃酌酒於楹，左右皆觴之。謝曰：「臣不敢盡命也。」

是歲，韓國大稔。

諸侯聞韓王得懿姬，咸以千金購於四方如韓之倚風者。於是國人薦於市，農舉於野，布令累月，餽美女者乘載於路。韓王聞之，笑謂左右曰：「寡人得羅氏之女，方諸二姬何如？」左右皆曰：「二姬美而未仁，若倚風則仁美兼之，豈惟傾韓之宮哉，雖吳越燕趙之產不能匹也。故諸侯咸以千金索其姬，必欲如君之倚風而後為美。是以國鄙之女有一日一眉之麗者，悉進於宮。雖然，如倚風者，臣未之聞焉。夫倚風，天下之寶也，而君得之，諸侯流聞皆慕君之詠《關雎》也，君亦唯是儀刑於宮闈，毋荒其色，毋耽其宴，毋淹其鄭聲以勤樹公室，不亦顯乎。且徵君有顏回墨翟之賢，賓於茲國，諸侯若失重負。由此觀之，雌雄之形決矣。況諸侯之富皆埒王室，求如倚風者易，而求如徵君者難，君勿忽焉。何以明其然也昔者文王拘■之時，凡迎紂之欲以釋文王者，豈皆后妃之力耶，賢佐之謀不可誣也。君得倚風而委之宮，若國之大議必賢者佐於外，然後可。今君之得徵君也，不能虛腹以下之，委政以隆之，坐謀以詢之，使諸侯倚藩籬而觀笑。此臣等所以不忘君之誓，而隳肝膽於前也。君有其國，而無其土壤，不可謂完，有諸侯之爵，而無其人民，不可謂貴。是勢不在君，君安得而守之。王室將有繫卵之危，苟一日謝於天下，又何所恃乎。周公之攝，非篡也，成王弱也；桓文之興，非逆也，周室替也。故聖人權時而體運，豈能與繩墨之士同哉，君不可不熟計也。」王不聽。

是歲，楚人求睦於韓，韓王問於徵君，將以辭使以楚書，有盟意也。徵君謂韓王曰：「諸侯相睦，禮也。禮不可失於諸侯，失

則鄰國之使不入於韓之疆矣。不入則韓必孤，奈諸侯何？」韓王乃享其使而報之。

○嫡庶

韓王欲以倚風為夫人。莊白諫曰：「不可。夫先王因名以定分，使尊卑貴賤無相瀆也。是故內有后妃嬪御以佐內政，宣陰鬱也。外有公卿大夫郎官之屬，以贊外務，暢陽蔚也。故天子以諸侯為級，有級而後有序，有序而後有則，和斯交焉。故天子之於後，猶諸侯之於夫人也。聘以示禮，宴以示好，居正以示位，告廟以示宗，親蠶以示勤，故能為天下母，諸侯亦然。禮有之曰，諸侯耕助以供粢盛，夫人蠶繅以為衣服，唯齊體於君。是以光佐於內，而致享於神祇也。由此觀之，嫡庶者，禮之經也，不可亂也。故嫡有庶而無降，庶有寵而無隆，寵之以色則不可逾於恩，寵之以賢則不可瀆於禮，夫禮名之防也。天子以禮防兆民，諸侯以禮防國卿，大夫以禮防家士，庶人以禮防身，皆所以防乎名也。瀆禮則名瀆，名瀆則不尊，不尊則悖，悖則淫，淫則狎侮刑罰，而為天下辱，此國家危亡之形色也。昔桓公葵丘之會，曰以妾為妻，則伐之，非私典也，所以尊王禁也。今倚風處君之宮，執庶之職，賢聞諸侯，君之明亦孚矣。倚風美而有娠，君之寵亦孚矣。夫美而賢，端也；執庶，恭也。君欲一朝而隆之，無乃不可乎。執是名也，不足以為君重；而隆是名也，亦不足以為姬重。且以玷姬之名，累姬之美，而返譽於諸侯，即臣見韓國之日卑也，君其慎之。」

王不聽，乃訪於徵君，對曰：「臣何必言。」韓王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臣聞莊子諫王，是也。臣故不言。」韓王曰：「然則寡人為何如也？」曰：「以王之所為，子其晉文乎？」王悟而悔之。

○奪嫡

徵君見韓王，坐而論政，乃設五喻以動王。王喜而飲酒。倚風鼓琴於宮，學《關雎》之音。徵君聞之，叱曰：「是琴也，始作有仁雞之聲，繼而有此■喬■捕物之聲，誰其鼓之，誰其鼓之？」韓王笑曰：「此寡人之寵姬倚風也。」徵君曰：「然則何為而琴《關雎》之詩乎？」曰：「此其所嗜也。」徵君曰：「不可，夫《關雎》之詩詠后妃也，亦惟后妃得而琴之。若倚風雖賢妾也，妾何得而述關雎乎下凌上，卑越尊，不可謂順。臣聞倚風之好為《關雎》久矣，王以為賢，臣竊以為憂也。夫瑟以發音，音以昭志，志伏於內，則瑟之音平以和；志戰於外，則瑟之音激以乖。今姬也有戰志，王之夫人其將殆乎以姬之淑而播譽於瑟，非祥之徵也。夫釁不可長，以寵而長釁，是玩百姓而瀆諸侯，且以倍盟誓，王何利焉。王若從其所誓，則四鄙之諸侯皆欲無禮於王，而天下之謀士去矣。昔周之東遷也，猶依晉鄙以為固。今王室微弱，所望而依者，諸侯也。以韓之強，王將修政之不暇，而驟以一寵隳其紀綱，則千歲後王室卒不能向韓而依矣，何韓之大國而不晉鄙也。臣不佞，寄食於諸侯，亦視王之此舉以為去就，弗敢阿也。」

倚風聞之，歎曰：「事不立矣。」徵君出，有嬖人譏於倚風，曰：「以夫人之賢而處卑位，雖有懿德婉行不能范於國，竊為夫人惜之。今乘君之寵幸而弗自圖，恐華落不再榮，而媿好之怨踵矣。徵君固賤士也，聞夫人之鼓琴而驟諫，彼將以二姬待夫人，恥孰孔焉。夫人欲得志於宮，必去徵君而後可。」倚風曰：「君今聽其計為之奈何？」嬖人曰：「夫人尚可為也。君嘗與夫人宴碧華之池，夫人是時宜窺君之酣，而泣於前曰：『妾處幽獨，被日月之未光，得奉箕帚之役，舉宮無聞言，妾何幸有此譽也。君亦不以妾之賤而殘其寵，欲舉妾有不次之恩，以為君重妾實菲薄，不敢仰手而承也。側聞徵君短妾於前，而結君之左右，君信以為讜，是妾罪也。然以君之明，不能照妾，而使為士者謗於道路，以傷君之明，君何以一妾而自累也。願君賜妾以死，無使賢士曠於市朝，以為君辱，昔二姬之死，愛君也，不可謂怨。妾欲與二姬游於泉下，以觀多士之集韓圖也。』夫人以此說君，君必啟前之心而去之，此堅寵隆愛之計也。」倚風曰：「然，計其中矣。」

明日，王果與倚風宴游碧華池，倚風如嬖人之言以訴。倚風泣，王亦泣，遂議立倚風為夫人，是歲，徵君行。